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六期 ——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1d)

---

【编读往来】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一期 (zk0510e) 引起的读者评论  
【亡灵祭坛】王申酉和我 胡安宁  
【往事如烟】主席老那天 (老, 山东方言, 去世的意思) 莫言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编读往来】

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一期 (zk0510e) 引起的读者评论

(编者按: 本刊 zk0510e 期引发了读者热烈的评论, 显示了读者对“网上文革博物馆”的关心和厚爱。本刊整理后发表于下, 一是表达我们对读者的感谢, 二是评论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保存, 三是向读者表明: 我们一直在倾听你们的声音, 各位的意见虽然不能一一照办, 但我们在编辑这个网站内容时会予以认真考虑。)

◇ 贝勒爷

象当年林彪天安门城楼拖着长音高喊老毛: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自己也就: “千岁! 千岁!! 千千岁!!!” 了一样, 一些人总以为“谎话重复一千遍, 就能成真理! ”。CND 的文革增刊越来越滑稽, 文革的始作俑者也到这诉苦伸冤来了, 这不跟为希特勒诉苦, 诉到犹太人二战受害博物馆来一样吗? 你要真心给林翻案, 咱也管不着你, 最好回北京到纪念堂去找老毛去, 要不然就自己去弄个为林翻案的专门网站。CND 文革博物馆大约不应是你的舞台和大本营, 这里的人大都是文革和推崇独裁的痛恨者。

◇ eatmeat

的确如此。不知什么时候, 这个文革增刊变了味。令人莫名其妙的成了给林彪哭丧的幡子。

林彪，说到大天下，都是独裁暴政的一分子。用文革增刊给林彪叫魂，将众多文革受害者置于何地？

◇ 渔歌子

同意！给林彪翻案不过是为了证明他是否是毛的忠实走狗，或者不是。没有本质差别。这些文章不但混淆视听还混淆是非。我一向非常尊重增刊的编辑，不知最近怎么了？

◇ JERRYme

各位的记性不怎么样！你们记得不记得林彪的第一罪名是叛国罪？知道什么是叛国罪吗？给林彪翻案的人，目的很明确，只不过是说不明说。这后面的人就是他们的女儿林立衡。我很同情他们。只要他们能证明林彪是被老毛逼的走上此路，抹掉他的叛国罪，把他的事儿只算作党内斗争也还公平。另外，编辑发表此文有何错？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十分清楚。

◇ 桃李园主 (taoli)

同意。如果林彪像刘少奇、彭德怀那样，窝窝囊囊地在老毛的权术下被折磨死去，现在还不照样要给他翻案？不要忘记，刘、彭都整过人，中共高层有几个人手上是干净的？

◇ 悟空

俺也同意上面二位。林案疑点甚多，不能因为林彪曾经整过人就把他彻底妖魔化。邓小平生前要把林案定为铁案，那一是因为他与林彪有瑜亮情结，二是因为中共历史上一贯有墙倒众人推和找替罪羊的传统，把林彪妖魔化，就可以把老毛的很多责任推到林身上。俺觉得林彪本人最令人恶心的一点，是他在文革前在军内大肆推行对老毛的个人崇拜，客观上为毛搞文革铺好了路。这个后果要比他参与整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等严重得多。

◇ 贝勒爷

谢 EATMEAT、渔歌子的良知和支持。还不知 CND 能否认真严肃地看待我的意见，所以再来点随意的，其实我看林彪的案很简单：从 59 年庐山会议到文革，林是毛两肋插刀的忠实走狗，文革中后期又因为和包括老毛老婆江青的“四人帮”争宠变成疯狗，That's it. 你说往哪翻吧？往哪翻都是一个齷齪。除非你能证明他为人民要擒毛，BUT HE DID NOT HAVE THE GUT, 连要干什么都没给后人留点岔。

◇ 桃李园主

老贝在其他事情上挺清楚，在这件事儿上怎么就犯糊涂？要是站在老毛和中共的立场上，“从庐山到文革，林是毛两肋插刀的忠实走狗”，就凭这一点就该翻案了，别忘了老毛的尸体还在供人瞻仰。与“四人帮”争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四人帮还是反面角色嘛。“往哪翻都是一个齷齪。除非你能证明他为人民要擒毛”，这个观点真是糊涂到家了，因为恰恰要是能被证明这一点的话，就反而不能翻案了（还有一点就是叛国）。在这两点上，前政府或当局都没有足够的证据给林定罪。我本人对给林翻不翻案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说到底，这是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事务。即使给林翻了案，人们也不会将其作为英雄来敬仰。而从中共这一摊子来说，林彪毕竟是他们的同类，这红色江山染有林彪及其战友的血和汗。我觉得华夏增刊登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尤其是涉及一些历史事件的文章，不是坏事。在中共的控制下，以往有独特角度和独立思

考的历史回忆文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希望能 CND 经常看到这类文章。

◇ 贝勒爷

桃李，耗子精，悟空：“不要忘记，刘、彭都整过人，中共高层有几个人手上是干净的”，这是最糊涂或别有用心想搅浑水的观点，就像当下李敖说：“每个政府到这时都是混蛋”，所以中共 64 镇压也就不是什么混蛋；或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私心，都犯错误，所以这世上没好人一样。在中共绞肉机里，整人也要看他是在大气候下迫不得已，还是象老毛和林那样专门、主动、不择手段地整人。桃李说的没错，站在中共和老毛的立场，给林翻案也许能说出点委屈之理，所以我说编辑应找老毛、老邓和中共去说理去，可惜那俩人都死了。他们要的“正名”，也只有中共能给。只可惜林案很可能是一个没有证据的死案。我从不会反对 CND 登载不同意见，CND 本来就是海外中国人引以自豪的自由论坛，但这样的文章登在文革博物馆理，只能混淆视听，歪曲历史。所以建议他们单独搞个网站或论坛。

◇ xiaofeng

这次不同意 taoli。林彪与刘少奇、彭德怀有本质区别。林彪在毛之下四人帮之上，他们一脉相承，是文革罪魁祸首。刘、邓、彭……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是文革受害者。如同不能把四人帮的罪都推倒毛身上一样，林彪应为他在文革中的作为承担罪责，可惜林彪没能象四人帮一样得到法庭审判，吴法宪等人成了替罪羊。林是造神崇毛始作俑者，他在全军推出“雷锋”（宣传雷锋最主要一点是忠于毛），“毛语录”，他在文革中登峰造极，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真正是“紧跟伟大领袖”啊。不错，后来林毛反目，林死，但是林并不是象刘、彭一样冤死的，说“奴才被主子逼死”不为过。如果 571 成功，极左的林不会比毛好多少。罪人就是罪人，永远变不成受害者，犯罪和受罪不应混淆。ZK 文章有些避重就轻。假如那时按刘邓走资路线走，现在中国可能多党民主了。

◇ seven-star

刘少奇、邓小平 1957 年打右派最积极，反对苏共批斯大林也最起劲。多党民主？还不如请希特勒保护犹太人吧。

◇ 桃李园主

看来中共多年的洗脑还是卓有成效的。林彪倒台后，从上至下解放了不少干部。中共当局刻意丑化林彪，将发起文革、打倒大批干部的责任推到了林的头上，这根本不是事实，但是楼上有些帖子告诉我，谎话重复多遍后，在一些人脑中就变成了事实。

老毛和江青在北京上海物色笔杆子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那是文革的前奏，有林彪什么事？所谓林彪委托江青开的那个军委座谈会，现在也清楚了，原来是领袖想让自己的老婆出头露面的一个障眼之法，会议之后，中国就有了“旗手”。批判二月提纲，搞垮北京市委，也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更不用说捣毁“阎王殿”，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等等杰作，哪一篇不是领袖的大手笔？逮捕罗瑞卿，据说是林彪亲手安排。可是，没有领袖的首肯，林彪能动罗的一个指头？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还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呢。林彪当然干了不少坏事，但凭这些坏事能否将林彪永远钉在共产党对立面的耻辱柱上，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绝对值得讨论和商榷。说林是造神崇毛始作俑者，并不确切。刘少奇在延安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并将其写进了党章，万岁也不是林第一个喊出来的。不过林确是将庸俗的造神运动推向了极端。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大气候已经成熟，没有林彪，也会有张彪、

李彪来充当这个角色。还是应该从制度上去找原因。

我在其他线上已说过，以庐山会议上的态度来给林定罪，也是极其可笑的，即使和老毛意见不同，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也不该因此获罪。可在当时，判定有罪无罪的标准就是这样定的，大家都习惯了。但是时至今日，标准应该改了，头上的罪名当然就该拿掉了。还有那个可致人于死地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稍有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该将其与林彪联系起来给林定罪，这连个旁证都算不上。

说这么多，还是耗子说的那意思：林的案子，很多情况并不清楚，定叛国罪，证据不足，顶多也就是个党内斗争。而历史上几次大的党内斗争的对立面，除了王明张国焘呆在国外与中共斗到死的，不都平反了吗？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阅读这些要求为林彪平反的文章。“兼听则明”，我们听惯了一面之词，现在来听听另一面的说法，当不会有什么坏处。

◇ YangLin（杨林）

桃李园主，这是我从另一条线说的话“单从大跃进的灾难后挺毛，以及文革中的捧毛，就足以把林彪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林的下场咎由自取。”单从大跃进的灾难后挺毛，以及文革中的捧毛，给林彪翻案就显得荒唐。但我同意你说的，刘少奇并不比林彪好多少，他的下场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刘和林的功劳都是相对于毛及共产党的。所以，我同意贝勒爷说的，要为林彪翻案是共产党的事，而文革博物馆来为文革的罪魁之一（就算不是老二，老三总不应该有争议吧？）来翻案，你不觉得滑稽吗？

◇ taoli

杨林侠，挺毛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尤其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毛是新朝天子，在当时是个不争的事实，林不挺自有他人挺。仅林一人挺毛，没有众人拥护，也成不了气候，环境使然。周恩来不光挺毛，文革初期还大力挺林。周对红卫兵的煽动和引导作用比林可是频繁、有效得多，他怂恿红卫兵揪斗的干部比林彪也多得多，他可以算是文革罪魁老三。现在把老大、老三与老二对立起来，两个红脸，一个白脸，不也显得滑稽吗？

翻案不翻案本身对我们并不重要，CND登了要求翻案的文章并不等于编辑们赞同翻案。从这些翻案文章及随之而来的有关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当时大小事件的相关背景和环境，使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演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许能更有效地防止文革之类的悲剧在我们民族中重演。这是我看这些文章的出发点之一，我不觉得滑稽。

◇ 再笑

这次不同意晓风。林彪不是毛崇拜的始作俑者，林彪先在军队里提倡学毛语录是没错，但他文革前不是特别活跃。首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是刘少奇，是在文革前。

同意耗子，桃李，悟空等人的意见，想给林彪翻案的是林立衡。对于我们来讲，无所谓翻案不翻案，我们只是要知道历史真相。要想知道历史真相，就要看各方面的材料，光听一面之词是不行的。即使当年整人的人出来哭诉，我们也应该听听，以便了解当时的黑箱作业内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觉得增刊编辑作得有什么不对。

◇ Air

俺们读文摘主要是想多知道点儿历史事实，只要能拿出东西，作者的观点我不太在意。对林彪也是。他捧毛到了极致，被定为接班人，最后又说他要杀毛，成了大野心家阴谋家。我们经过的这段历史，它的真相到底是啥样的？我想知道。林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历史的真相是客观的、唯一的。评判嘛，可以各抒己见。至于“文摘”，也觉着它质量下降。这次“千秋”的文章和前次的一篇文章，没提供什么史料，分析、文笔也没水平，只是嚷嚷要不要翻案，竟然也能上“文摘”。

◇ YangLin

同意。而且这不是一般的文摘，而是文革博物馆。千秋的文章不但缺乏史实为依据，逻辑也成问题。且看这一段：“可参照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有文章说，周恩来不倒的秘密在于他党政军势力根深蒂固，这大错了！……最后不约而同齐心协力，都聚集在唯一幸存的大树底下寻求庇护。周恩来被动地‘招降纳叛’，最后成了各种非主流派和反对派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一方面说周没有势力，然后又说周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真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

◇ JERRYme

千秋的文章是比较情绪化，但可以说是他个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Air 同志教导我们说：“评判嘛，可以各抒己见。”所以，不觉得编辑把他的文章放入文摘有什么不妥，虽然水平差了不少，但有些评论还是值得看一下的。

◇ 贝勒爷

没错，这种明显泄私愤的文章要是登在一般论坛或快递里，谁也管不着你，登在文革博物馆里就是颠倒历史、误导后代了。弄得不好，还会毁了 CND 办文革博物馆的一片赤心。千秋一方面大言不惭地说：“我可以很负责地……”，一方面又用的是笔名。你吹破了天，我哪找你去？文中前后矛盾之处自不必多说，就拿他说毛要在建国之初想要搞掉周恩来，会容易得象……之说，简直是心怀仇恨地信口开河。建国之初，老毛为了招降纳叛、并笼络天下人之心，恨不得再多几个象周公那样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人，少了周，他的“民主政治协商政府”根本撑不起来，他那时想整周恩来都不敢轻易动手。

懂得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59 年庐山会议是中共变为老毛说不不二、想整谁就整谁的转折点，而这个转变正是通过毛林把不忠于毛的彭德怀打倒，并把其手中的军权交给毛的忠实走狗林彪完成的。如果说那次会议之前，中共高层的集体力量还有可能制约老毛的肆虐的话，59 年之后，毛和林的军事集团已形成随时准备“重上井冈山”的狼狈为奸之势，谁都没法制约毛了。

◇ AtlanticOcean

我都不知该不同意谁。因为我所知道的林彪只是中共官方的版本，所以喜欢看到各种非官方的版本，觉得文摘还是应该登各种观点的文章，CND 读者还是有阅读能力和批判能力的，不至于被谁教唆坏的。

◇ OpenHeart

本人很少参与林彪翻案之争，尽管对林之事很感兴趣。非常同意再笑同意的几位和观点。

用本人僵化的头脑看，其他人的观点有僵化的迹象。

大家可能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吧：1.老毛是 GCD 里最大的混混。没人比他更混。2.林彪是老毛手下的，在一定程度上，以实际行动组织反毛的唯一的中共领导人，甚至是唯一的中国大陆人。至于打着毛的旗号的事，中共里人人都一样，少有的几个不那样的都给枪毙了（张志新等），中国人民更是把毛当上帝朝拜的昏头转向。至于林彪反毛的程度，林彪“爱”人民的程度，在党色不变的今天，今后，可能很难准确地下结论。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记入史册，读者济济去读去理解判断。

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是当事人，边儿都不沾的小民。可以讨论，但不应干涉当事人的记忆以及他们的分析和理解，非常可惜，林彪死于那个空难。否则的话，这里的读者们，如果还没有那么老的话，有没有的想象力？大家推断一下。林彪如果不死，又成功地到了苏修叛徒集团那里的话，林彪应会如何与苏修探讨对策？林彪会如何在苏联发表说明？苏修如何发表说明？毛周的中共如何反应？偷听敌台的小百姓如何想？到苏联后，林彪（更可能的是）林立国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思想后，会不会真正的来为推翻毛共为中国人民而努力？华国锋抓毛妻后，林彪怎反应？胡耀邦邓小平怎么与活着的林彪对话？林彪要求中共给平反的话，怎么办？中苏和好，双方如何对待林彪？苏共完蛋后，林彪心里怎想共产体制？嘴里怎讲？这些问题，象不象科幻电影故事？但又是极其可能的历史真相，如果林彪“出逃”成功的话。我对“卖国贼”的罪名，极端的不感冒！要说卖国的话，林彪是被毛逼得去卖，咱们大家堂堂的中国革命移民可是在没人逼的情况下卖国的，比林彪坏多了!!!

◇ YangLin

你的头脑不但僵化，而且幼稚。毛根本就不可能让林出逃成功。林的死只有两种可能：预先杀死或导弹击落（或其它手段使飞机爆炸）。

◇ 悟空

真是高见！你这是不是在神化毛？历史上，就有一位亡命苏联成功了，那就是王明。你说老毛为啥不雇一 SNIPPER 把他干掉？据李德生回忆：当时他与吴法宪同在西郊机场负责监控 256 号飞机，当看到飞机将飞出国境时，吴法宪曾请示周恩来，是否用导弹打掉。周恩来说了一句：“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上下交代？”你是不是要说李德生在造谣？而且李文普、康定梓、林立衡、张宁都在造谣？稍有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即使老毛想打，也难以下手。为什么？如果飞机还在国境以内，那么有周恩来所说的顾虑；在飞机出了国境以后，把导弹打到蒙古去，则容易引起中蒙、中苏纠纷。万一没有打中，击中蒙古国内其他设施，引起苏联的报复怎么办？在当时中苏对峙最为紧张，几乎是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敢下这个决心？

（据当时驻蒙大使许文益回忆，在 256 坠机之后，蒙方还以飞机非法进入蒙古领空为由，向中方提出抗议）。评论历史，要以事实为根据。以你一贯反中的 GRANDSTANDING，戴有色眼镜看所有问题，那么你看到的，就不再是历史，而是偏见。以你这种心态，读胡编乱造的野史最合适。

◇ Air

抗议断章取义。咱前边儿说了，要先知道历史真相，然后才各抒己见地评判。按照耗子同志的指示，“有些评论还是值得看一下的”。建议文摘把这条线上所有评论收进博物馆。

◇ Air

关于对林彪的评论，想起当年父母从干校回来，几个同事来家里了天。他们干校所在公社一个大队支书传达林彪事件时是这样说的：“林彪，不但是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还是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老农够水平吧，至少比党中央说的对。

◇ JERRYme

问题是谁能知道林彪事件的历史真相，如果共产党不把那段历史纪录从他们的档案馆里拿出来？林彪事件比较特别（这和林彪的个性有直接关系），至今受此事件牵连的人不能在政治上翻身，怨气肯定不小。想想，跟老毛跟的紧的，到现在仍扬眉吐气；跟刘邓跟的紧的，现在是翻身解放作主人。一句话，四人帮之前的，党内斗争受牵连的人基本都获平反，但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却没有，为什么？

◇ 贝勒爷

所以说，丁凯文先生和吴千秋女士如真心想给林“翻案”，或者说理清那段历史，光在 CND 冲着 GCD 嚷嚷没用。出两本“重审林彪”也是做无用功。您得踏踏实实到蒙古、去苏联、去大陆去找到证据再来说话。没准 GCD 也没啥证据，没准林彪当时就是畏罪才潜逃鼠窜，就是慌乱之中一头栽死了。说他被他儿子和老婆胁迫而逃，一大元帅，别自己栽了连儿子老婆都赖，那不是给林彪正名，而是往他身上泼粪，“越抹越黑”！没有证据地胡猜、瞎咬，对历史、对他人都是不公正的。

◇ Willy

悟空写道：俺觉得林彪本人最令人恶心的一点，是他在文革前在军内大肆推行对老毛的个人崇拜，客观上为毛搞文革铺好了路。这个后果要比他参与整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等严重得多。基本同意。但是说林彪整贺龙，有什么证据？

taoli 写道：没有林彪，也会有张彪、李彪来充当这个角色。谁？是庐山会议的彭？拒绝上纲的贺？大闹怀仁堂的陈、聂、徐、叶？被毛叫做半个人的刘？还是死了的罗？不要说大将，上将里也只有谢富治愿意充当这个角色。

◇ Aristotle

有没有人同意林立果应被“平反”为英雄？

◇ Cannon

陈礼铭：《重读五七一，纪念九一三》

三十二年前的九月十三日，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法定继承人林彪发动政变失败后携带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和机要人员多人逃往苏俄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蒙古温都尔汗。

本来，林彪之死不过是中共这个信奉西洋邪教祸害中华民族的黑帮团伙内部无数次火并中的一次，没有什么大不了。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些共党头目之间的内讧无非是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间的争斗而已，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九一三事件与别的内讧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它引出了《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一重要文献。该文献由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起草，用于指导他们准备发动的一场针对毛泽东的宫廷政变，其名称中的“五七一”即谐“武装起义”之音。

林彪之死大约是中共有史以来最尴尬的事件。在此之前中共喉舌对林彪的吹捧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什么毛泽东的旗帜举得最高，毛泽东的思想学得最好；什么对毛泽东的路线最忠，是毛泽东最好的学生和战友；等等，等等。林彪死亡的小道消息传到民间之后，马路上的宣传橱窗里仍然挂着江青拍摄的林彪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特写照片，工厂、机关、学校、医院等各单位开会时还在“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大约是为了消除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党国喉舌在七亿颗脑袋中树立起来的那个林副主席的美好形象，毛皇上下御旨把《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一字不漏、原封不动地传达给每一个党国草民。皇上的心思大约是以寡人之神功，以万民之愚忠，谁敢听信死鬼林彪？若有心仪腹诽者，也只有再来一次阳谋引蛇出洞方可清除。可惜这一次皇上实实在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传达《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御旨一下，把皇上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请下来的过程也就开始了。

《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意义在于它给在中共长期的愚民宣传下只懂得一元化思维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身边事物的全新视角。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同样的事情可以有不同样的解释：原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原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背后是“政局不稳”，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是“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原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是一个“独裁者”，是“当代的秦始皇”，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这些话不是出自美帝苏修之口，不是出自“国民党反动派”之口，不是出自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之口，而是出自那个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之口！（至少当时的中共中央要我们相信是如此。）这个发现对人们思想上的震撼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笔者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听完传达后只觉得天旋地转，好象过去所了解的那个世界突然之间就消失了。从此以后对中央文件、对《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敢轻易相信。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一般不大会从根本上受个别政治事件的左右。然而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经历那种醍醐灌顶般的大彻大悟和脱胎换骨似的重新做人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另一次就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之死。透过中共统治下极其罕见的坦白态度和质朴语言，《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我们描绘的是中共党魁的奸诈与冷血，是党内斗争的残酷与无情，是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无奈，是中共喉舌的下流与无耻。正是通过《五七一工程纪要》许多中国人才开始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九一三是值得纪念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林立果等人，应该感谢允许我们亲眼目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毛泽东本人。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文献。这一文献对于中共治下的国民从愚昧开始走向觉醒这一过程所起的所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五七一工程纪要》公布不到五年，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即爆发中共建政以来首次民众自发向官方示威的四五运动。运动中出现“秦始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和“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等诗句中都反映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影子。

对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一部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听说过但从来没有阅读过，或者阅读过但从来没有相信过的奇怪的文献。然而，《五七一工程纪要》又



的的确确是三十多年前在中共党内位居要津的极高层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从他们的独特角度所观察到的有关毛泽东其人其事和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绝妙写照。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林彪，只要你想了解中共及其治下的中国，你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我们努力清算中共罪恶行径、唤醒同胞自主意识的今天，重读这部三十多年前来自中共内部自暴其丑自揭其短的重要文献仍然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意义。

谨以此文纪念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纪要》三十二周年。

2003年9月13日于美国洛杉矶

◇ 贝勒爷

571纪要，温故而知新，现在读来又有新体会：1）从作者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态，甚至感谢571矛头指向的毛泽东来看，571不会是毛无中生有地造的假，诬陷倒一个死人用不着这些具体条目来毁己，否则等于毛在政治上自杀。2）给林彪翻案、或说“给林立果”翻案的人应想好站在谁人的立场给他们翻案，如站在老毛和中共的立场给林翻案大约只能越翻越“暗”，因林的行为制造了一个“悖论”：先是跟老毛犯罪，后又都推给毛。如站在人民的立场，则林立果颇有勇武之气，但其手段难逃卑鄙之嫌，而571纪要客观上教育了百姓。3）结论：所以林案基本上是毛林狗咬狗、互相揭短后教育了人民，但他二人谁也没站在人民一边。

◇ 林晓

只要毛泽东在一天，中国的一切独裁下的滑稽现象都应由毛来承担，这里甚至包括四人帮的。记得我父亲在四人帮被打倒后说的一句话：“什么四人帮，明明是一人帮”。

◇ YangLin

毛是罪魁，这一点无人否认。毛的权威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哪些急于想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林之流。毛是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心态。

◇ 林晓

林彪有和全中国人同样可悲之处，你我比林彪又能好到哪去呢，还不是手捧红宝书，天天喊老毛万岁？不喊能行吗？批斗会，哪怕是批你自己的老子，你敢不参加？

◇ YangLin

天天喊喊“毛主席万岁”的平头百姓跟林彪无法相提并论。百姓喊是因为不知情，或无奈，或两者兼而有之。而“不知情、无奈”正是刘、林等帮手们强加给百姓的。

◇ 林晓

林彪最让人怀念之处，是他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另外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从红军的湘江血战，飞夺泸定桥，到天险腊子口，最后他的四野从东北横扫到海南，没有一个中国军人有他的 professional 业绩。他不愿打韩战，说明他头脑清醒。最后林彪让人们不能忘记的是他能把刺杀中国的现代秦始皇至少付诸了计划。很可惜他没有成功。否则本教授当年会是拥戴他的第一个中国人。林彪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其他的人（刘少奇，彭德怀）都死得窝囊，

当然林彪是后来认识老毛的真面目的，所以看的更清一点。

◇ YangLin

这正是贝勒爷说的”狗咬狗“。林眼看自己身体不行（不见得挺得过毛），而一个名正言顺的第二把手“国家主席”都当不上，只好挺而走险。

◇ 林晓

从571工程纪要看，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绝不是林彪的本意。毕竟彭刘是他沙场上的生死与共的战友，571看出林彪的悔意，真正做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只有老毛才做得出来。

◇ YangLin

“沙场上的生死与共的战友”就不迫害了？真是幼稚得可以。难道他们不是毛的“生死与共的战友”？在权力面前战友算什么？兄弟父母都可以杀，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 YangLin

彭、刘等之所以被“平反（翻案）”，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地反毛。林既捧毛捧到了极至，从而给中国百姓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从国家利益（或百姓利益）出发，他无法被平反；从“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他又反毛（反党），党也没法给他翻案。越翻越“暗”真是妙极了。

◇ 林晓

林彪在建国后退居二线说明他对政治利害知道得很清楚。林彪在571中已经认识到毛利用他去打彭德怀和刘少奇。我想庐山会议他也是一时糊涂，毕竟他是后上山的。571说明了他有亡羊补牢，尤未为晚的决心。如果林彪除了老毛，历史非林彪莫属，他是时代的功臣。中国人民至少会少受几年罪。

毛连枪都不会打，他算得什么战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客。林彪和彭德怀在湘江边上是生死与共的。我不相信林彪会不记得这种战友之情。林彪死时，周恩来哭了，为什么？你去看看“长征”就明白了，林彪是他的爱将。夺下卢定桥后，林说这是历史的时刻，他不能先走，让周等先过。把这样一个爱将逼到造反最后出逃而死，你说周恩来能不哭吗？人家问周恩来为什么哭，周说，你们不懂。

◇ YangLin

把责任简单地全部推给毛，既不符事实，也于反思历史有害。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属于尊敬？难怪你很少跟别人有共同语言。林彪当然知道政治的利害。他在建国后退居二线只是因为那时他离“第二”还差得远。毛、刘、周、朱、陈、林、邓（这还是有几个被刷掉了之后的排名），他是老几？“一时糊涂”，这种辩解，莫不是因为你也姓林？即使林杀了毛，也不见得他就会成为时代的功臣。也许成为另外一个暴君，或成为另一个“林日成”？也许我们今天还被“林正日”英明地领导着。

◇ 林晓

这不是推给毛，责任本来就是毛的，把它推给林刘，才不符合事实。就象把责任推给四人帮一样。把责任转嫁给手下，是可耻的。历史对毛最大的嘲弄和羞辱就是审判毛的妻子。当然也是在嘲弄和羞辱审判者自己，嘲弄他们都是 coward。你的推测只是 speculation。从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林立果的文章，我都很佩服他。不愧为将门虎子。毛泽东儿孙，豚犬也。看看那个胖的象家饲养动物一样的毛新宇就知道了。

◇ cleosong

XIAOFENG 说得好。林毛之争说到底是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而不是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5 7 1 工程纪要虽然也提到了人民生活、上山下乡，但是是以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林彪的政治观点到底有哪些，专制还是民主，从留下的资料看不甚清楚。林彪.ORG 上也没有系统的描述。

◇ seven-star

不仅有决策问题，还有技术问题。以 1 9 7 1 年中国空军的水平，打下林彪座机的可能性极小。（1）雷达：2 5 6 号飞机在中国境内一直保持低空飞行，雷达是否能够全程跟踪尚可疑问。（2）地空导弹：当时防空兵只有 HJ 2 导弹（苏 SAM-2 导弹的仿制品），其射程只有 3 5 公里。林立果好歹在空军作战部当副部长，不可能不知道地空导弹基地的位置。只要 2 5 6 号飞机不飞到导弹基地上空即保无事。（3）战斗机：当时的战斗机没有火控雷达，其基本拦截方式为地面雷达引导加目视搜索。在暗夜要找到低空飞行的 2 5 6 号飞机，即使有雷达引导，也几乎不可能。现代战斗机用的“Look down-shot down”火控雷达当时是没有的。

同意，从 5 7 1 纪要看，林彪集团是在和“四人帮”争继承权。因当时毛有改变继承人的迹象，所以林派由挺毛变为骂毛，在当时骂得深刻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卑鄙策略的制造者，自己最了解其居心的叵测。

林上台决不会自觉地搞民主，理由有三：1）职业军人，不懂民主。2）文革中期他发布“林彪一号命令”，强迫北京除北大、清华外（和这两校为文革帮据点有关）的大专院校迁出北京（现在看，此举也是为其政变做准备）的办事方式来看。3）从他们为林立果选妃、吹其为‘天才’来看，完全是另一个现代皇帝的作法。

◇ Willy

贝勒爷写道：2）文革中期他发布“林彪一号命令”，强迫北京除北大、清华外（和这两校为文革帮据点有关）的大专院校迁出北京（现在看，此举也是为其政变做准备）的办事方式来看。——这和林彪没有关系，见阎仲川和张云生的回忆文章，和苏采青不久前在华夏增刊上的文章。

林晓写道：从我读到的所有关于林立果的文章，我都很佩服他。不愧为将门虎子。——幸亏林彪败亡，不然中国现在就在林立果的统治下。

◇ taoli

可见贝侠有些观点还是基于中共妖魔化林彪的材料。

◇ 林晓

这都是中共正统派党史学家们给你描述的 doomsday 的情景。Take the bright side: 如果林彪成功，也许彭德怀刘少奇在七二年就平反了，高考也七二年就恢复了，中国会减少六、七千万的知青。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林彪会比老毛的中国更糟糕。从 571 工程纪要可以看出林彪的头脑是很清醒的。我实在看不出林立果当国家主席和胡锦涛当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同。你不会告诉我胡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吧？况且关于林彪要搞“家天下”的结论是谁给你下的？林彪 may or may not, anything could have happened.

◇ 林晓

很同意桃李的这句话，的确，林彪和林立果都被妖魔化了。什么“选妃子”，你仔细读读张宁的回忆，也不过就是叶群对儿子的婚事略为挑剔一点。别说以林家的地位，为一个英俊潇洒，文才武略的公子挑个媳妇，即便那些芝麻大的屁官为看上去不怎么样的纨绔子女找对象还要挑三捡四，中国社会就那副德性，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林立果一表人材，配上哪个女孩子都对得起她们。从张宁的回忆里我一点也看不出林彪对此事的兴趣，也没有看出他想管的意思。林彪比世上很多的势利父母开明多了。

◇ 贝勒爷

关于“林彪一号命令”，我不是从 913 以后的批林文件听来的，而是 70 年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所在的院校亲身感受得来的。说得更确切一点，我后来也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有关“林彪一号令”的文件和两报评论文章。当时的铁道兵军代表利用他们修到校门口的铁路，扬言为执行林彪一号令，两个月内保证把连实验瓷砖台和兰球架在内的东西都运走。学校刚搬走，教学楼和办公楼即刻被铁道兵和海军霸占。林彪的一号令表面是真对“苏修”，实际上是要试一下他号令三军的能力。后来也听人说，北京高等院校下迁是和毛的教育和工农兵结合有关，我并不能排除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八大学院”中的石油和矿业的搬迁起因，但说 70 年北京大批搬迁和林彪一号令无关是睁着眼说瞎话，至少我所居住的学校下迁、且迁得如此之快，绝对和林彪的一号令有关，我当时还未成人，问及为何这样不容分说和选择地仓促离京，耳边听到父母和叔叔阿姨们的解释都是“林彪一号令”。现在有人为了表现自己正确，来不来就把你归到受中共妖魔化的影响。这就像跟你辩事实不过，理屈后来一句“你文革语言”，进而阿 Q 式的得胜一样不值一提。

别提有些增刊文章，我开此线就是看最近关于林的增刊而看不过。

◇ Willy

那就请你评论一下阎仲川和张云生的回忆文章。你觉得他们作为总参作战部长和林彪的机要秘书，还不如你清楚“林彪一号命令”是怎么回事？有什么事实不符的，为什么不直接评论呢？林彪在整彭德怀和刘少奇时扮演了什么角色你知道吗？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知道吗？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他不是打自己嘴巴？只要不是民主选举的，就都一样了？那么邓小平也不是民主选举的，和金正日一样了？还八字没一撇，林彪就让他儿子在空军大权独揽。等林彪当上主席了，你说他会让儿子干什么？

◇ 林晓

这些都是老毛的杰作。庐山会议林彪就是被硬拉来的，林彪是老毛的最后一张王牌了。从

571 看出，林彪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老毛的“要想打鬼，借助钟馗”伎俩。林彪和刘少奇，彭德怀没有利害冲突，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又不是林彪搞的，为什么给彭德怀刘少奇平反不可能？这是林彪可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一张决定性的牌。林彪不会看不到。事实上他已经写在 571 工程纪要上了。

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当然也可以收回来，说是你老毛的责任，收回是我林彪的良心发现，这点政治技巧林彪不会不懂。蒋经国比李登辉如何？事情都有它的 bright side。为什么一定要比金正日？林立果比邓小平不知道，但一定会比毛远新、王洪文、华国锋之流强十倍。这个世界再糟糕，也没有比老毛和坚持毛思想的人更混蛋的了。你是被中共所谓正统历史学家们洗脑太深了，have some critical thinking。

◇ YangLin

建议 Willy 少读回忆录（尤其是大陆出的），多读历史文献（当时的报纸、文件等）。

◇ 贝勒爷

我说，教授同志，不要这样功利实用主义吗。难道说这是个撞大运的事？只要自己 MM 不亏，管他奶奶的合法合理性？我想你也不会真心同意这种做法，毕竟，中共高干中还是有周恩来、胡耀邦那样在这方面比林做得好得多的人。我倒是很关心，你是否同意这样给毛的帮凶林彪招魂的文章登在我们都深受这二人之害的“文革”的纪念馆里。

◇ taoli

贝侠，我只是善意地指出一个事实，因为在这一点上你明显地没有看过其他不同声音的材料。在这个话题上，各人谈自己的看法，无所谓谁正确谁不正确。也没有什么得胜不得胜，都是对历史有兴趣，来交换看法。在此冒昧问你一个问题，要是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来审判林彪，林彪的叛国罪、反（谋害）毛罪能成立吗？

◇ YangLin

我认为，这里争论的焦点不是林的“叛国罪、反（谋害）毛”，而是千秋的文章。林反毛是肯定的，虽然是被毛逼的。至于用西方的法律标准来评，又是一个大话题。我认为，GCD 内这种狗咬狗的事，很难用西方的法律标准去评判。首先，GCD 政权就不是合法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本来，在“文革博物馆”里为文革始作俑者之一“平反”就是可笑的事情；而用千秋的这样一篇既缺乏史实，又逻辑混乱的文章来为林翻案更是荒唐。

◇ 林晓

看不出不合理不合法之处。林立果娶张宁是作妻子，不是作妾，如果是妃子，也是贵妃。你问张宁自己她觉得吃亏了没有？最多是叶群通过邱会作的老婆多挑了几个对象，这就被这帮御用“史学家”们说成是“选妃子”而用作为政治炮弹了。林彪不应看成帮凶，而应看成是被利用的。而他最后也意识到自己被利用，571 就是为此而向老毛讨个说法。所以可恶的是利用者。林彪的最后的血性和勇气比彭刘更可嘉。与其象刘少奇那样被老毛的狗腿子们一把芦席给埋了，还不如坐上三叉戟“烈火中永生”。

本教授钦佩林彪，是他的 professional 生涯，没有一个中国军人让我象对林彪一样值得钦

佩，这里不包含任何党派和政治的色彩。记得从小就喜欢八路军军歌：

铁流两万五千里，指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苦斗十年，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上战场。  
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这可是一首很老的歌。这个旋律一唱就让人想起林彪，想起他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想到他首战平型关。如果说中国在抗战中还有那么一点点能让人感到骄傲的地方，就剩下这首歌了。记得父亲说那年打完淮海后，在蚌埠遇到林彪的四野，他们中野无论是军容风纪还是装备在林彪的四野面前都象土匪叫花子一样。

◇ YangLin

林彪能打赢那些大战役又怎么样？就值得你崇拜到五体投地了？你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崇拜毛吗？因为他能把那么多能人（包括林彪、邓小平）玩于股掌之上，就象孙悟空纵然有七十二变，也跑不出如来的掌心。

◇ cosomo

林晓写道：林彪不应看成帮凶，而应看成是被利用的——I am disappointed, Prof. Lin. You should know better. As a smart general like Lin, how could he be used by Mao?

林晓写道：本教授钦佩林彪，是他的 professional 生涯，没有一个中国军人让我象对林彪一样值得钦佩，这里不包含任何党派和政治的色彩。记得从小就喜欢八路军军歌：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A German general once said, one is no hero if he kills his own people. Lin Only killed few Japs at 平型关 but lots more and more Chinese.

◇ 贝勒爷

既然是“皇帝”“选妃”就没有被选人亏不亏这么一说。彼教授大约只在张宁的书中了解到选此“贵妃”的过程，却不一定了解林立果当年在此主旋律下的其他插曲。为选“妃子”，林家利用自己在军队的权力和网络，下达了多少假公济私指令，私下里调集了多少人的照片和档案。你觉得为这种私家之事动用自己的权力是合法和理的吗？你愿意八字还没一撇，就把自家八辈子的隐私漏给人家吗？你问问张宁，她当时有不同意的权力吗？

林彪不是帮凶是什么？他整彭德怀整得最狠，在此过程中又得利最多，你说这是什么？罗瑞卿是抓大练兵，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由此冲突，林在毛的支持下整得老罗跳了楼，你说这是什么？是被利用？你问问你自己，谁能这么利用你？更何况你只是一教授，人家可是最据“天才”的大元帅，那么容易就被骗？利益之下无“利用”！

彭德怀、刘少奇死时没有失去精神上的 DECENCY，别人也知道他们的理念。林又不是开着飞机去撞毛的专列，抱头鼠窜算什么血性？算什么“烈火中永生”？再又说，你好赖也得告诉人们在“天上转来转去”为的是要干什么？就为老毛不同意你设国家主席？你至于吗？党章里都铁定了你是毛的接班人，你着什么急呀？。

我也不否认林在解放前对中共的贡献，中共到现在也没有忘记林的作战功劳。但因此就否认他建国后和老毛犯下的罪过？没有林彪荒唐地为虎作伥，老毛搞不成荒唐的文革。林彪的四野是有特色，‘三三制’战术也是他发明的，这点我可能比你更清楚，家父就是四野出来的。但威风四野并不能豁免了林彪建国后的罪过。

◇ 林晓

没有见到你所说的“插曲”。你我的信息来源于中央的专案组，那里没有被告一方的辩词，所以我觉的还是那个“没有不同意的权利”的张宁写的那本“尘劫”更让人可信一些。这世界上你不同意的事多着呢，别人还是会做，在中国，别说林家翻翻你的档案，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屁官来翻你的档案，在中国也不会是什么新鲜事。刘彭的 decency 不过是没有谋反，这就是你的所谓的精神理念了。

◇ 贝勒爷

我在另一线曾贴过林立果选妃的插曲之一：林家为林立果选的“妃子”大都是各大军区文工团的，就那样他还很少看上。据说看了上百张照片都没看上一个，最后还是他自己一次开着红旗车在北京转，不巧抛锚在路边，在自修轮胎时，正好路过一个北京总政还是那个兵种文工团的女兵，一眼就看上了，结果一通跟踪调查，还跟他妈叶群说非她不娶。不知那位是不是当时张宁出差去京。这消息不是从中共中央专案组来，而是来源于我过去一高干子弟朋友之口。我的“理念”用在这不太确切，我是指彭刘二人最后遭罪都是因为为民请愿，很明确，中国老百姓记着呢。

◇ 林晓

中国文化的弊病，道听途说，听到风就是雨，你的故事是典型的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妖魔化，脸谱化。却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被告已经没法追究你了，任你信口雌黄。

张宁是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你连这一点最基本的细节都一无所知，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中伤。读一读张宁写的自传，事情绝不象你想象的那么邪恶。如果开始时有叶群搞的一点鬼（可怜天下父母心不是），张宁和林立果毕竟也是真心相爱的。劝你还是接受一点西方的新闻学和历史学的教育再来大放厥词吧。

你没看到林彪的 571 工程纪要本来就是一篇为民请愿，为国家请愿的檄文吗？林立果能把它付诸计划，老毛自知理亏，才不惜用“选妃子”，“家天下”来妖魔化对手。他自己才是真正的想家天下，对彭德怀的耿耿于怀，也因彭没能保护好他的真正继承人毛岸英。

◇ 林晓

有细节有推理才构成历史。情绪的发泄不是学者的风度。日本人在研究中国战争时对每一个士兵当时在什么位置都研究的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中国写的抗战历史不能走向学术界的原因。对林彪的历史也应该同样的客观。如果这就是你所要的方式，我们的辩论就此结束了。

◇ 贝勒爷

引文：taoli 写道：贝侠，我只是善意地指出一个事实，因为在这点上你明显地没有看过其他不同声音的材料。在这个话题上，各人谈自己的看法，无所谓谁正确谁不正确。也没有什么得胜不得胜，都是对历史有兴趣，来交换看法。在此冒昧问你一个问题，要是用西方的司法制度来审判林彪，林彪的叛国罪、反（谋害）毛罪能成立吗？

——依我看，即使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下，林的 9 1 3 三案也不会看好，关键是林彪位置太高，逃跑国又正是敌对国，公众和法律都会对他更严格、更苛刻。你可以设想美苏冷战时，如果现在切尼位置的人因跟布什吵翻了，坐飞机飞往苏联，国务卿赖斯呼叫其归，他不回答，直飞到苏边境处坠毁。当然这都是假想，因背景太不同了（可比的例子只有美国核技术泄露案的审判），中共政府缺乏合法性，内部乌烟瘴气，而人家切尼也不会象林彪一样笨和不可理喻，至少会在中立国发布一个声明后，再往苏逃。

#### ◇ 林晓

且问如果这样比，老毛的大跃进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在西方该当何罪，文革又该当何罪。如果在西方，是该彭德怀下台，还是该老毛下台？这事若在西方，林彪既不会是法定接班人，也没有必要谋反。简直是橘子比苹果。若在西方，林彪就是中国的艾森豪威尔，彭德怀就是中国的巴顿。至于老毛，老早就该成了中国的尼克松，还等到后来？日本人连东条英机这样的战犯都敢祭拜，而中国人连林彪彭德怀这样的英雄都要诋毁和糟贱（更不用说那些在抗战中写下悲壮故事的国军将士），足见中国这个民族已经被老毛的独裁压抑到何等的悲哀和低劣。

#### ◇ 贝勒爷

我欲停火，林“彪”不干，咱哥俩只好“国共”再开战了。与人辩论，最忌错解对方意图。我开此线，并不是为了封为林“翻案”人的口，更没有让林为毛替罪的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1）认为为林“翻案”的文章登在文革纪念馆里不合适，因为文革纪念馆的初衷是让我们和后人不忘记文革中中国人受过的难和受难的人，而林彪是文革灾难的主要制造者之一。2）指出为林翻案人的逻辑混乱，和他们所无法回避的翻案“悖论”。

对毛的认识和痛恨我和你分不分左右，我在另一线里已说到为林翻案不如彻底倒毛：虽说丁先生所说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如林和邓都曾是毛的选用之人；都因年龄相仿互相争宠嫉恨；林因中共要保毛这杆“大旗”背了一些黑锅。但这些都不足以抹煞林彪助毛为虐的独一无二的角色。是林提出“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也是他提出对毛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是他提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把对毛的崇拜推到疯狂的程度。实际上他的窝囊之死即是他崇毛过程的最后异化，把刘少奇的惨死之剧在新的高度上又重新演绎了一遍。至与说到他为毛背了多少黑锅，那完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陈独秀、张国涛、王明……刘少奇、周恩来，甚至“四人帮”都为毛背了黑锅。相对“四人帮”，林还算背得少的，看看中共的历史片（如当下中央 4 台的“八路军”），对林的历史“功绩”都没抹煞。相反，“四人帮”几乎出了中共的历史镜头。所以，与其为林翻案，不如一同拔掉老毛的毒根。”

我们的分歧在于：林到底是毛的帮凶还是毛的受害者，我认为他两者都是，而且前者大于后者；而你认为林只是后者，并且后来还成了“烈火中永生”的英雄。

打一个比方，一黑老手下有俩把兄弟，黑老二和黑老三，他们一块行凶抢劫，分赃时老大一时一神经跳乱，乱了坐次，把该给老二的好处给了老三，老二为此和老大翻脸，想杀了老大取而代之，结果还没动手却自己乱了阵脚，慌乱中自己出了车祸死了。你说这老二是英雄还是窝死的火并者？上面的情形，要想得出老二是英雄的结论，只有在老二入伙时是未成年时



才能考虑，可惜林彪不是，而是身经百战的元帅。你说林彪是中国的艾森豪威尔，是不是有点过了。林彪深居简出，不爱与人交往，行为前后极为不一致，挺毛骂毛自不必再说，就连对苏的态度都极不清楚，文革中（70年）说苏可能对中国突然袭击，因而突发“一号疏散命令”，紧接着第二年9.13又要往人家那跑。我都怀疑，林的三岔机是因为他起飞后怀疑苏联会否接受他而在天上乱转悠。至于你把林彪比作东条英机，说应得到本国人的祭拜，那你可是忽略了他俩的一个本质差别：东条英机对外是战犯——为本国争利，对内他可是没有ABUSE他本国的人民，而林只是内战和内斗的英雄，他外斗的英迹只有“平型关大捷”，其中还搀杂了中共为显示自己比国民党更抗日和争抢头功的水份在里头。

#### ◇ 林晓

“只有平型关”，你给我打一个平型关来试试呀。李政道杨振宁拿诺贝尔奖的论文才是只有两页纸。平型关的意义在于它是抗战的第一个全胜之战，不但共产党歌颂他，国民党也钦佩他，老蒋亲拍贺电，卫立煌曾亲自去拜见林彪。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拿出手的抗战贡献也就是平型关和百团大战了，你倒是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都是国军和美国人打的。贬了林彪，就抽去了PRC的立国之本，民族之魂。

日本能公开祭拜被国际法庭处以绞刑的战犯，中国却把一个被两党公认，世界闻名的中国二战英雄贬为叛徒。林彪彭德怀属于民族英雄的概念，是中国抗战，更是共产党抗战的icon。林彪不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为自己，为家人谋了一条生路吗。况且你有什么证据说人家会出卖国家呢？难道就不可能仅仅是为了避难吗？避难是人权，林彪也应该享有人权。至于571，谁能说当年老毛不该反？BTW，四人帮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能和林彪相提并论呢。Who cares them. They deserve their punishment.

#### ◇ seven-star

靠边站的四个元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在“林彪一号命令”之前就得到疏散通知。所去的城市已由周恩来亲自选定。

#### ◇ 贝勒爷

周恩来总理安排有关元帅出京是为了躲避红卫兵的冲击，是不得已的个别行为。林副统帅“一号命令”是为了“备战苏联的突然袭击”，是有目的的大规模强迫行动。两者在时间、性质上都完全不同。

#### ◇ 悟空

老贝是怎么回事？69年九大过后，哪里还有红卫兵敢冲击老师？67年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后，是四老师处境最为困难，也是最容易受冲击的时候，怎么不见周恩来安排他们疏散出京？以老毛的为人和中共内部的行事规则，这样大规模的战备疏散，没有他的钦准，是不可能进行的。命令虽是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的，但幕后拍板的，肯定是老毛。反正“一号命令”这口黑锅是一定要有人来背的。林彪是“一号命令”形式上的签发者，现在又戴着叛徒的帽子，他不背这口黑锅，谁来背？

#### ◇ Willy

老贝是不看回忆录的，只靠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 贝勒爷

本人可能真没有你们看的回忆录多，但我劝诸位看回忆录时也不要完全轻信，特别要看作者是不是有个人的恩怨，是不是某些案子或事件的当事人，或是当事人的亲属或派别的人。试想一下，如果江青写文革回忆录会是什么样？毛新宇谈起他爷爷一定不会说老毛有罪，邓楠写六四也绝对会说学生把老邓逼得派了野战军和坦克。所以回忆录要看，特别是那些与当事人无事件本身纠葛的人写的，如曹建编的林彪的“千秋功罪”，客观的历史记录更要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常理推断（Deduce by Common Sense）也不可少。

◇ 悟空

说正经的，你的个人经历当然不错，不过个人经历总归有限，俗话说兼听则明。我也不看你所说的那些 BIASED 回忆录，其它的回忆录也很少有时间看。至于说 COMMON SENSE，我认为你恰恰是在这里出了问题，你对“一号命令”的论断及对七星元帅的回帖违反的恰恰就是 COMMON SENSE。我的前一帖，不是根据别人的回忆，而纯粹是根据 COMMON SENSE 写的。恕不重复。

◇ Willy

文革没有周恩来支持是搞不起来的。林彪在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里说：“我对情况没有同志们熟悉，我参加的会少，知道的事情少，我说的话仅供同志们参考。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主席都有指示，许多问题总理、中央文革都解决了。”“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中央是不怕麻烦的，是有这个精力和能力来解决问题的。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和中央许多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这不是说明了他和文革无关，全是周恩来在那里折腾。而且颇有不满，认为中央反复无常。好玩的是中央还把林彪这个讲话作为文件发下全国。要是周不支持，毛只靠张春桥江青搞不成什么。

◇ 汉人

以前不喜欢林彪，看了增刊后，对他大有好感。林彪是中共内部唯一敢对毛下手的人。尾大吝袖自从林彪事件以后就蔫了。

~~~~~

【亡灵祭坛】

王申酉和我

• 胡安宁 •

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指一九七〇年“打三反”运动，距今则卅年）。我因被张春桥之流“炒冷饭”、“煮回锅肉”，从千里之外发配的煤矿押解捆绑回沪。案涉全市性的两个大反革命集团，又和北京等地高校中的全国性准政党组织有染，便在母校华东师大羁押，在复旦等巡回接受批斗。观点本属公开，事情也算明火执仗，但当时尚含混在敌我之间，于是半年艰辛之后我在师大国内就处于散押状态，平时可在校内自行放风。

每日早上，和教授老牛们一同列队去毛雕像前请罪，队伍壮观。剩下的就是扫不完的地，锄不尽的草。在牛栏里学毛选触灵魂，偶而也被各系各班级借去作活靶触及皮肉。按时呈交一篇认罪书，睡前胡诌一通晚汇报，便算日常功课过关，可以去寻自己的梦了。和老牛们终究有一代沟，况相互有被打小报告之忧，（注）所以师生情谊虽在，但是谁也不直言时政。夏夜里繁星满天，师大校园林深景幽处，便可撞见不少幽灵似游荡的“小鬼”。朝着星点飘忽的明烟暗火走去，便可以找到一个“反动学生”同类。但我因有现行反革命的嫌疑，且又系“市级战犯”，连小鬼见我也如遇上阎王似的规避不迭，每每令我倒抽一口冷气。

二十出头的年纪，浑身活气一无所逞，心头就憋得慌。正夏日炎炎我躲在空荡荡的梯形教室后排，引吭高歌一番后，犹觉气尚未消。就做开白日梦，想着，如果有聊斋里的漂亮女鬼，这时来到身边……

忽觉得自己似乎被人注视。惊喜中抬头一瞥，正遇一道凝迟专注的目光。可惜是男的，又显得衣衫褴褛，很像祥林嫂她弟弟，我已情知是个小鬼。但见他方脸大耳一副憨厚相，本不令人厌。可是那楞楞的目光、僵在脸上的苦笑，再加上壮重而机械的步子，却给我一种莫名的压迫感。那人以登大会主席台的气度拾阶而上，在我跟前无言地站停。等到我发楞，他却期期艾艾地开了口：

“你有兴趣和我谈谈么？”

“你知道我是谁？你又是谁？”

“我当然认得你，但你没听说过物理系的王申酉吗？”

有这样的顽固分子来串连，真使我喜出望外。我兴致盎然了。早听说过王申酉其人，文革前就受过冲击。清队时复被揪出，被打得半死，弄得他用削铅笔小刀划破肚皮要自杀。革命分子为此给这位不肯改悔的工人子弟办过展览会，也曾名噪一时。我正想领教他的“反动”精华所在，所遗憾的是他一望而知是个书蠹头。虽则也属于寻求群体的散兵游勇，却短于社会活动实际事务；但聊胜于无，也只好将就了。后来血迹斑斑的当年政治活动，实在也有源出青年精力过剩需要游戏的一面。我和王申酉就“玩”起政治儿戏来了。终于又添了几个同道（有几位现在美国），约会的方式神秘而够刺激，这也就可满足我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痴心。那时的师大共青场草地是我们晚上常常相聚的沙龙。从窃窃私语到声如洪钟，忘情时节还因彼此争执而脖子粗。他虽固执但到多半态度上平和，只是爱对一些新颖的观点申明“发明权”。我是戏谑嬉笑，好故意与他为难，直到他结巴发了急，才急地退兵奉送功劳桂冠。谈得投机时就磨拳擦掌，恨无用武之地。都有唐·吉珂德式的英雄主义，时常“抬了他人棺材往自己家里哭”。其他“反动分子”听闻有这样一个露天精神聚会地，在苦闷寂寞中逡巡四侧，可一过出气之瘾。

久之，“阶级斗争新动向”上达校方军工当局。一夜，叙谈正欢，有人说声“不好！”原来四面已取拉网战术包抄上来，于是落荒而走，作鸟兽散。后来便一个个被死叮住，再难以联络。但大家心头甚痒，最后总是神差鬼使地凑到老地方。结局的格式大致是：我们滑头溜得快，他太老实抓得牢，于是第二天早请罪前王申酉便总在晨雾里以长跑为幌子，一面东张西望，把头摇得像拨郎鼓，以求遇到一两个好通风报信的同伙来串供。倘若遇不上，他也会心生一计，忙忙地写了一张水墨淋漓的“认罪书”贴在校大字报中心专栏，以此达到给大家打招呼的目的。他文笔颇佳，念头奇特，往往借交待来“放毒”，使小鬼们读得岔气捧腹，使左派们恨得切齿瞪目。他大字报中常喜欢把我拉出来陪绑，写些“此事与X X X无关”的无银三百两文句。字里行间又时时透着对他自己言论精彩处的得意欣赏，诸如：“还没有人说这样的老实话，真是『反动透顶』”。经他这样一画龙点睛，常连累我在系里被修理一顿。事后，如我满脸晦气地再走近大字报专栏的话，又每每撞见王申酉正在那里品评回味他自己的作品及批判的文章漫画，一脸傻笑地站着自得其乐。对他，除了说一声“佩服”，我也再无良策——从此大家就怕他坏事。在

那荒诞剧的颠倒岁月里，人们往往反话正说，独王申酉爱正话反说，是喜剧式的。最后，大家能因披外衣而得一个“处理”的烙印，如漏网之鱼似地开路；自然只留下赤膊战的王申酉一人枯守校园，继续改造受监管。还记得分手时的冬夜，他在寒风里的茫然神情。我动情于他的孤苦失群，便答应通信。此后通过不少信。他很勤快，述事又细，为文严谨。虽出身理工，此时倒已成一个人文学科的行家。我曾随他溜进寝室，拜读过他的读书笔记。见满本密密麻麻，书页中眉批夹批，暗叹他是做学问的好手，对马克思以后的所谓各修正主义钜子所著，能弄到手的他都精心研读，谈起来如数家珍（为了读书，在受监视中他还与另一位合伙搞了一次“孔乙己的行当”）。

他当时的思想体系，属于前期马克思主义。所批的是列宁主义和后期马克思的专政学说，所倾心的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不过，当时他已对台湾的发展给了相当的关注，认为我们的出路在于寻求植根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崭新哲学体系。

被四五天安门事件所兴奋，他给我写来的信细绘了垮台前夕的上海帮的惶急，那时他预感社会大变动的来临，几次建议联系同志重组“研究小组”应变。我却认为他是不适于参与组织活动的，况且斗争当时主要在共产党内进行。在我最后的“复条”使他不得要领之后，他便在几个区图书馆寻到了伙伴，这是他建立团体的尝试。那些多半是他学生辈的人，后来就成了上海民主运动的中坚。其中有一位，就是日后我在“北京之春”期间相交的上海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过一期全国民刊“责任”主编的傅申奇。

关于王申酉的被捕与死难，有人怪罪于他的女朋友，这是不确的。届而立之年的王申酉，一直是渴望爱情滋润的，应当说也得到过热诚的回报。他曾对我说起过一位敬重民主战士的女性。然后他问：如何把自己的事如实倾诉而不失去她？我答称：“你就向她预言一场大洪水即将来临，而你就是那诺亚驾着方舟……”。这一策，对另一位眼下在美国的同仁黄某收效甚佳。不知何故，王申酉使用后竟适得其反。

毛泽东驾崩的第二日，王申酉即振笔疾书给女友以长信，以事证“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确实。信未写毕，适为华东师大（当时改名为上海师大）的左派鹰犬文人从钥匙孔中窃见，破门而入，抢得情书大半（一小半被王申酉撕开吞下腹中）。王申酉便再次锒铛入狱。未几，四害覆亡。王在狱中以为解放在弹指间，遂以交待为名，总结文革，揭批毛氏，痛快淋漓地一吐多年积思。未料，却因此而罹难，该“交待”竟成为他最后一次使用这种正言直道赤膊战斗的遗书。王申酉死难的导因却是爱情，看来，竟是我的锦囊妙计把他害了。

王申酉被捕三个月后，我回沪探亲。在一无月夜喜滋滋潜去其家。敲门良久无人应。不死心，便于第二日晨曦严寒中再次登门。推开虚掩石库门，见一人侧身在天井洗衣，貌类申酉而神色凄惨。呼之，不理。唯见前厅格子门闪出半张老妇惊惶的脸，又即缩回门内。便悄声问洗衣者，其不转头对视，仅答：“你师大问去！”异象叠起，我大惊。窜出弄堂连转几车，心神不宁反家。后一日，专赴当年共青场“聊友”黄某家欲打探申酉消息（今在新泽西某大任教数学）。因其新婚迁址，在楼下见正聚头窃窃的一伙，便问之。忽静极。有人无言仅抬下巴示意。忐忑上楼，敲黄家门，其妻杜门不正视。问黄何在，怒而应“不知道！！”三字。正骸怪间，忽瞥见其双目红肿，脑中才闪电般掠过楼下一群的眼神，猜也出事！（又十年，在纽约海外民运“鼻祖”王XX家与黄重见面时，黄方说出细节。猜是有人误把我当成黄报告，我赴黄家距其被捕仅数小时）随即，得一老同学告警，便急回西北焚申酉拳拳信函。后来，虽多受官方窃信、盘诘却无大难，想是他平时遵嘱销毁了我的书信之故。（据黄称，申酉仅留我最后之字条，日常在卢湾区图书馆攻读时当书签把玩。“书签”代我“被捕”。但因无签名，又是左手所写，故无可奈何）……曾听说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之时，有小孩因向日本兵丢西瓜皮而被枪杀的。我虽一向深恶自称“公仆”的现代奴隶主，却也未料及这些披人皮者凶残胜过豺狼。王申酉在世的最后半年内，

我在厄境中时时想着他，以为最多判上他几年刑，随着形势的发展，终究会觅见天日的。谁知半年后从后来的“广场乔司令”信中惊悉凶讯，知道他在万人狂吼的口号声里，在早春清明的寒冷急雨中，已流完了最后一滴血……王申酉在第一看守所时受尽肉体折磨，备经各种刑具。临难是因华国锋、彭冲之流遴选知识菁英的鲜血来祭旗。为表白自己忠于毛泽东，华国锋借人头染红了主席的顶戴。死后三年，中央工作会议借重王申酉的英名（其时已尸骨无存），来作抨击华国锋凡是派的炮弹。王申酉便荣获了“杰出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谥号。又过半年，中共上海市委万人会为之平反（但据说是虑及“副作用”，仅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块豆腐乾大小的消息）。王申酉粉身碎骨，肝胆涂地之后，尚能有价值为路线斗争效命不已，如他在九泉下有知，大约又要傻笑了。

我承其遗志，七九年参与上海之春和组织民主讨论会，后入狱。一年半后，又幸借王申酉平反东风而得自由。举凡我辈，终因未脱信任的稚气，又把真理当作弱者可以公开的护身法宝，今则因自身的经历只有感慨而已。体制内朋友，多盛赞王申酉，却把他奉为“第二种忠诚”的样板，并欲以此来劝告世人。但去年（指1987年）春寒一到，法宝却未曾将他们自己护住。面对芸芸众生，不知尝有何说乎？如电影“牧马人”所示，中国智识阶层既诚且愚者众，至今未脱儒家依附封建朝廷心态。（谢晋即乐此不疲）此所以国运日蹙，民主式微，知识分子地位江河日下之故也！岂可将此复劝后辈效法？！

申酉死难十周年临赴美时，在上海欲寻其据说被当局“起用”之弟子傅申奇说之，惜未遇。现本人在美留学，后顾之忧正多。但王申酉之教训不昭明于世，既愧对老友，也无益于后人，是故强记之。

往事不堪回首，惜哉申酉！痛哉申酉！

一九八八年四月王申酉遇难十一周年记于纽约陋室

□ 原载1988年《探索》

注释

作者千禧年新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牛棚

当时华师大中文系里的“老牛鬼”有许杰、徐中玉、施蛰存、钱谷融、林祥楣、史存直等和我这小牛鬼一起劳改。我还是每日清早到毛主席雕像前去早请罪的领队呢。（全校黑帮队伍浩浩荡荡，齐背语录如小学校园的朗朗书声，直响彻云霄！至今想起真是令人…令人“心旷神怡”呐。）

说到“打小报告”，其实1968年清队那年我就有幸与老牛们同棚一年。那时牛棚内就有过告密。（告发人十年后竟成了广场民刊运动杨某赞赏不绝的“铁口”，所以不提也罢。此人告发许、施两老教授“用旧报纸擦笔头，而擦的地方有语录和毛戎装木刻象！”于是，正六月骄阳，两老晒在饭厅前九十度弯腰等开批斗会，背上还背了各自的帽子一顶，不许滑下……。）

钱谷融因有次写请罪书，把“敬祝万寿无疆”抄成“无寿无疆”贴出，惹来全系大批斗，所以到70年“一打三反”蹲牛棚时已很少说话。只是一与我照面，总有点“嫣然一笑”的心酸光景。许杰永远是目光如炬。只有施蛰存还是老而健，而且几乎仍是夸夸其谈。有一日早请罪完毕在资料室小憩，他老又开讲了：“日本兵那时每人口袋里有本‘天皇训示’（他按摸了一下上衣口袋）……打了败仗就去向天皇‘请罪’（他扬起右手象手握语录喊万岁似的挥了两

下)……”

我大惊，但见钱谷融嘻开了嘴！林祥楣脱掉眼镜笑眯了眼！史存直照例频频开始点头！许杰正目光炯炯盯定了我！而徐中玉则显出马上要哭的苦相来……

这是老爷子们在给我“三娘教子”了，我赶紧低下头来装傻。过一日周末我可放风还家，在中山路气车站前与师大一村反向而来的施打了个照面点了点头。已走过了几步，施老忽回头把我叫住。我情知有悔，喜而趋近。施蜚存说：“以后在牛棚说话要小心了。”此时，他用他浓重的本地口音兰青官话一字一句抑扬顿挫加强语气说：“有一人，……要一报一告一的！”

唉，后来他们就很少牛棚授课了。那时棚中除我之外并无小牛有进来的资格，清一色名教授老牛。只是，到今天我还不明白报告的是谁。

~~~~~

### 【往事如烟】

主席老那天  
(老，山东方言，去世的意思)

• 莫 言 •

### 小引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譬如邓小平去世后，我就看到了文坛上几个一辈子以整人为业、写了许多没有人味的文章的“革命”作家的自作多情的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咋一看这题目，着实是唬人，还以为他跟邓小平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很像二野的师长旅长的口气，最次不济也是邓小平的炊事员、马夫什么的。但读了文章，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其实是被刘邓大军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撕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就算参加了革命，然后就一直在革命队伍里混事。别说他没见过邓政委，只怕连肖永银、皮定均等二野的中层干部都没见过。现在，那些真正的老革命都去世了，就由着俘虏兵们信口雌黄了。反正他们知道，那些真正的老革命不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他们算账。这篇文章的大意是：1978年，邓政委下了一个令，给全中国的右派摘掉了帽子，他是右派，也摘掉了帽子。其实，中国那批右派里，有铁骨铮铮的好汉，有天真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卑鄙的告密者、整人的急先锋、玩弄权术的小阴谋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的小可怜虫。他们当中有的人如果当了权，只怕比“四人帮”还要厉害，把他们划成右派，的确是个误会。我的天，原来邓政委就是这样救了他。其实，给右派摘帽那会儿，邓政委还没掌大权呢，那会儿还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要感谢也应该感谢华主席。我相信，这个人当年一定也写过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文章。

油然想起，我在军队工作时，认识了中央警卫局的一个志愿兵，具体工作好像是在食堂做饭。他说跟我是老乡，我也就认了这个老乡。我这个小老乡有一个爱好，喜欢对人说中南海里的事，好像中南海是他家的责任田似的。这伙计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直呼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譬如提到江泽民，我们总是习惯称做“江总书记”或是“江主席”，我这小老乡却一口一个“泽民同志”，还有“李鹏同志”“瑞环同志”、“乔石同志”等等。我问他，你们这些在“海”里工作的同志，是不是能够经常见到“泽民同志”他们？他肯定地回答：当然了，经常见，泽民同志喜欢拉二胡，坐在葡萄架下拉，我们围在旁边听。李鹏同志经常到食堂来排队打馒头，

我总是选个大的给他。

我不敢说我这小老乡是在造谣，因为现在的事情真假难辨。某部机关食堂里一个志愿兵就能替人办中南海的出入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不是我的捏造。

前面两段小引说明，只要你厚颜无耻，只要你胆大如匪，那么，你就可以跟无论多么大的人物挂上钩，这就为我这篇文章找到了根据。原来我想，自己不过是个草民，谁当官我也是为民，毛主席死了与我有何关系？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现在我想，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决不会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员家就不会自己养牛。所以说，如果毛主席活着，就不可能有我家那头牛。由此联想下去，那个写了《敬爱的邓政委救了我》的“革命”作家，其实您首先应该感谢的还是毛主席，如果他老人家真像我们千遍高呼万遍歌唱的那样“万寿无疆”了，您那顶右派帽子就安稳地戴到死吧。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 正文

1976年9月9日上午，我们警卫班的战士，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坐在凳子上，在班长的主持下，讨论头天晚上看过的电影《决裂》。这部电影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炮制的大毒草。这棵大毒草的故事梗概是说江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抵制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事。葛优他爹葛存壮在影片里扮演了一个专讲“马尾巴的功能”的老教授，演过《平原游击队》的郭振清在本片里演了大学的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领着一群文化考试不及格、凭着两手老茧上了大学的学生跟走资派斗争。斗争的结果好像就是大家都不必在课堂上听教授讲俄罗斯的黑土地和牛尾巴的功能，然后大家在思想转变了的老教授的带领下，到村子里去给贫下中农阉小猪。好像还说到过有一个中农出身的学生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自己偷着去给人家阉小猪结果把猪给阉死了。这头小猪的死当然也要算在邓小平的账上。大家义愤填膺或者是伪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狠批着邓小平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我们一个战友名叫刘甲台的，批着批着竟呜呜地哭起来了。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被邓小平气的。我们班长马上就号召全班向刘甲台学习，说批邓一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否则批不出水平。

刘甲台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当兵前在村子里参加忆苦大会、看忆苦戏、吃忆苦饭的事。我们村每次开忆苦大会，上台忆苦的总是方家二大娘。方家二大娘比刘甲台厉害，刘甲台讲到半截才哭，方家二大娘从台下往台上走时就用袄袖子捂着嘴号啕大哭，就像演员在后台就开始高腔叫板一样。方家二大娘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忆苦专家。批刘少奇时她能把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养孩子的事跟刘少奇联系上，说这事全是刘少奇害的。批林彪时她又说是让林彪给害的。批邓她肯定又会说，都是邓小平给害的，让自己在地主家的磨房里生孩子。如今回头想想，那个地主是不折不扣的大善人。寒冬腊月，大雪飘飘，一个邋遢不堪、浑身虱子的叫花子倒在雪地上，要生孩子了，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贫下中农们也不讲阶级感情出来救她，这时，那个地主把她扶到自己家，安置在暖和和的磨房里，地下还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麦秆草，让她把孩子生在草上。生完了孩子，还给她喝了几碗热粥。不是大善人是什么？后来给全国的地富反坏摘了帽子，方家二大娘的口气马上就变了，她再也不骂地主心肠如毒蛇，让自己在磨房里生孩子，而是说那地主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闲话不说，书归正传。轮到我发言了，我也想学刘甲台，哭出一点眼泪，赢得班长的表扬。

但心里没有悲和恨，挤鼻子弄眼，死活也哭不出来。其实，我特别希望能恢复高考，因为像我们这种中农子弟，永远不可能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哪怕你手背上都磨出了老茧。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纯属一句空话。每年就那么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女儿们抢的，哪里轮得到村里人？但如果是凭考试分数，我也许还有希望。因为我的大哥就是在“文革”前考上了大学。尽管内心里对《决裂》有看法，但我还是装出一副深受了感动的样子，痛骂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痛骂了邓小平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狼子野心。痛骂之后就是歌颂，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文化大革命”有啥成果，其实我也不知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老百姓里，除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敢于舍命坚持真理，其余的绝大多数，都跟我一样，是一些人云亦云的糊涂虫。让批刘少奇咱就跟着批刘少奇，让批邓小平咱就跟着批邓小平。有时候心里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即便我像张志新一样发现了真理，也未必有勇气挺身而出。手里掌握着真理，又不敢挺身而出，这种痛苦肯定比感冒严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人生就“难得糊涂”了。想当年郑板桥创作这句座右铭时，大概就是这意思。说到这里，忍不住又想瞎扯几句：孔夫子说“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理解这话，就是要敢于承认自己觉悟低，不要像有的人那样，林彪当副统帅时，祝他“永远健康”的调子喊得比谁都高，但等到林彪一出事，马上就换了一张脸，说：我早就看出来，跟在毛主席身后，一脸的奸臣相。

我们正批着邓小平，业务科的一个参谋满脸神秘地走进来。我们单位人少，干部战士之间的关系很随便。这个参谋是高干子弟，据他自己说他的爹跟着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国访问，还把一些模模糊糊的发了黄的照片给我们看。虽说是高干子弟，但他却出奇地吝啬，好占小便宜，夜里值班时，常从窗口钻进厨房偷鸡蛋，被我们警卫班擒获过多次。因此他在我班里一点威信也没有。他一进来我们班长就往外轰他：滚滚滚，没看到我们在批邓？他不说话，过去拧开了班长床头柜上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顿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那沉重、缓慢的声音响彻全室：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今天下午两点播放重要新闻，请注意收听……

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两点？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起来。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呢？会有什么事？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们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究国家大事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着，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我甚至想象到了自己英勇牺牲的情景，像董存瑞炸碉堡，像黄继光堵枪眼……我被自己感动得眼睛潮湿了……

熬到下午两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里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嘱咐开了发票。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蒙了。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笤帚、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当时我就感到这个杯子碎得没有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阶级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一百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一百五十颗子弹。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摞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单位人很少，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村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院子里来，有来借工具的，有来找水喝的，还有几个姑娘，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进出我们营区，就像到自己家似的。进入一级战备，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我们执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门外，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进。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人。我们一开大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但许多人、起码是我，并没有感到当年把毛主席当成神是可笑的，许多人、起码是我，想起毛主席，还是肃然生出若干的敬意。毛主席之后，在中国，再也不会有谁能像他那样，以一个人的死去或是活着，影响千万人的命运。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